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五目錄

浙江二

知府

郭彥仁

王宗顯

呂文燧

王璉

謝袞

趙登

徐孔奇

馮敏

劉謙

李信圭

胡濬

蕭鼎

文林

呂夔

南大吉

陳讓

郁山

沈愷

岑用賓

韓邦憲

方揚

同知

劉邦采

區益

黃釗

通判

湯世賢

推官

孫樓

知縣

何昌

葉宗行

鄭行簡

張俊

陳榮

厲昇

徐獻忠

葉祿

吳成器

教授

胡翰

戴嘒

教諭

聶大年

黃瑛

訓導

戴冠

萬吉

金陵黃應登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樞

梓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五

浙江二

知府

嚴州府知府郭彥仁傳

郭彥仁無為人少讀書有勇略尤長於吏事歸附

太祖以忠謹被知遇事多委任李文忠用兵浙西命

彥仁往為參謀多所裨益歲戊戌三月文忠以克嚴

州功陞帳前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守嚴州命彥

仁克本司督事時胡大海亦以平嚴州陞院判文忠

與之有隙四月 上批示彥仁曰自龍鳳三年調汝

專掌征行兵案今來將及一載多受勤勞更兼軍中調和士卒其間中正甚厚吾託汝於軍中正使晝夜無憂家眷不必多慮時遣人齎送糧薪雖今將士英勇實賴賢豪謀佑勇者必勝大事速成彼事一節正謂保指揮我之親男胡大海我之心腹前者曾聞二人不和且保指揮我之身也胡院判卽我心也身包其心心得其安心若定身自然而定汝必於我男處丁寧說知將胡院判以赤心待之節制以守之使我所圖之易成彥仁懇道 上意將領和愜所向成功文忠待彥仁禮甚隆凡攻守機略悉預裁畫嘗提師

擊寇有功賜銀幣壬戌二月金華苗將蔣英等作亂殺守臣叅政胡大海文忠卽遣彥仁率兵討之彥仁兼程而進至蘭谿英等懼夜半遁去彥仁遂入金華撫其民時處州苗將李佑之等亦殺守將耿再成文忠復調彥仁領兵屯縉雲以遏其侵軼後援新城取杭州平浙西皆預有勞績授嚴州府知府

王宗顯傳

黃金

王宗顯和州烏江人少業儒博涉經史元季避亂僑居嚴州歲戊戌三月越國公胡大海克嚴州得宗顯知其爲儒者禮遇之及大海克蘭谿進攻婺州不克回蘭谿築城守之留宗顯于幕下是年終 太祖親征婺至蘭谿大海以宗顯見 上曰爾與我同鄉里正濟所用命宗顯潛至婺城察聽事體委託甚密宗顯至婺近城五里舊識吳世傑家察得城中守將各自爲心回以告 上甚喜曰我得婺州令汝作知府及攻婺城首敗處州叅政石抹宜孫所遣援兵次日

攻城不下樞密院同僉寧安府與守將帖木烈思不
和果如宗顯所察夜遣都事李相繼城詣上請降開東門
納兵如約入城遂克之置分省等衙門改婺州爲寧
越府以宗顯知寧越府事于是宗顯開郡學延儒士
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等爲訓
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
忻悅

嘉興知府呂君文燧墓碑

宋濂

元至正之季民反處州爲盜轉掠而東陷永康婺諸
縣繹騷弗寧永康太平里大族呂君文燧散家財數
千萬與弟文燁合謀募里壯強子弟得三千人將之
與盜屢戰盜敗走復其邑斬獲甚衆呂氏之聲聞東
南朝廷三授以官皆辭不受用事者聽讒殺其弟卒
不敢怒而爲之盡力大臣義之承制表其閭而復其
家婆之巨室細民幸不遇盜者悉歸功呂氏是時永
康有呂氏隱若巨鎮焉今上皇帝旣克婺君族人
藉兵甲以君名詣轅門降上大喜特立永康翼以

君爲左副元帥兼知縣事時君以事畱杭未返命其弟文烜攝之君還復召爲庸田司經歷改中書省管勾江西行省都事權知廬州府至官三月浙西平授嘉興知府松江民作亂襲嘉興君覘知之走使者告李曹公文忠賊始據城曹公兵卽至遂就擒諸將欲屠城君爭曰據城者賊也城中民何罪釋不屠民德之滿三載入朝奉詔持節諭閩粵國洪武三年十一月次興化有疾卒于驛舍年五十四君有德於鄉鄉人聞其卒皆哭泣相弔喪歸耄倪迎拜於道數十里不絕卒之明年嘉興佐貳以下坐鹽法死者數千人有司以君嘗署名公牘例籍其家 上特詔歸之曰吾知呂文燧誠信人必不圖姦利且歿於使事可念也時呂氏家逮繫縣獄鄉人哀之如親戚及詔歸其家乃皆舉手相賀君子由是知君之德及人者深也君字用明文燧其名初君之大父嘗修上世所立義田以食族人置學以教子姪至君踵其志卒成之君爲人如懦夫至其奮發於義不顧利害必達乃止蓋其所從來遠矣

寧波知府王公璉傳

王璉字器之山東莒州日照人學通經史長於春秋
初任教授調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清
儉律已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每夜四鼓升堂秉
燭讀書聲聞於外或卽詣學課諸生諸生必三鼓赴
學無間泮池舊惟一石梁乃捐俸增建左右二梁以
崇偉觀遇驟雨必躬詣學廵倉視其漏濕輒用蜃灰
識而葺之毀三皇及諸淫祠或以殃譴爲戒璉曰如
其有靈宜降割我躬不汝累也政教兼舉德化大行
五邑俗爲之變自奉儉約一日饌用魚肉璉大怒謂

埋羹
太守

內子曰汝尚不識吾意更不憶食草根時邪命左右
撒而瘞之人稱埋羹太守時武職橫暴璉痛抑之洪
武壬午靖難兵起璉造船欲航海勤王軍衛以怨故
縛詣請罪之賴恩宥釋還鄉璉之去任也行李蕭然
父老追贐堅卻不受寧波民至今稱之

浙江處州府知府謝袞傳

謝子襄名袞以字行江西新淦縣人始以才薦授浙
江青田縣知縣有惠政歲滿民奏留之特陞處州府
知府居官廉謹篤意拊小民興學校初郡多虎及旱
蝗爲災子襄禱于神大雨二日蝗盡死虎亦遁去嘗
有盜入庫竊官鈔卽投檄城隍神盜方閱所竊于室
忽疾風入室捲墮市中守藏者適遇之識其印誌遂
獲盜正其罪民鬻牛於市將屠之牛逸至于襄前俛
首有訴者遣人問得實捐俸贖牛還其主小校吳米
逃山谷時鳩衆出爲民患已數歲矣朝廷聞知發官

軍二千勦之處人大恐于襄適至力請止軍城中毋
出而自以計掩捕之送京師兵不勞而民以安于襄
性簡靜歷官三十年不以家累自隨永樂二十二年
卒同時有陳永年者與于襄同邑里由戶科給事中
爲福建惠安知縣廉謹自持邑有蝗蝻傷稼一夕可
數十畝永年仰天嘆曰政乖致異令之咎也民何辜
俄有羣鳥蔽日而下啄食之蝗遂殄歲以大稔改處
州遂昌知縣有善政在官二年卒

湖州府知府趙公登傳

李 濂

趙公登字從善河南祥符人性鯁直言不苟發永樂
癸未鄉舉明年甲申登進士第拜禮科給事中乙酉
以言事謫四川忠州判官在任十餘年蒞事公廉多
惠政稍遷雲南安寧州知州宣德改元丙午超遷浙
江湖州府知府其操益勵吏民畏服時 宣廟軫念
邦本慮元元或阨于饑詔天下郡國修舉國初義倉
之制以備凶歉公奉揚德意各區里之長及鄉之耆
民聚于庭諄切勸諭而里中富羨之家聞公言莫不
感奮願出穀輸之官不浹旬輒得穀數萬石倉廩弗

能容公鳩工庀材增構若干楹乃選公正者民洎殷實淳良之夫嚴慎守護兼知出納之數申明戒飭委曲詳密大要以絕私無擾爲本於是里社細民皆歡抃鼓舞仰戴朝廷生成之恩而永嘉黃文簡公淮實記其事安吉有費氏者豪橫武斷奪人子女田園縣官莫能制公諭被害者訟之乃列其罪狀以聞竟遷徙其家而人口田產悉還之民郡中由是肅然姦宄屏跡正統壬戌去任其治湖州十有七年精白如一日云

論曰嘉靖癸未余自四明移官晉陽舟過吳興夙慕

茗溪雪川道場山之勝弭節遊宴者數日聞是郡百餘年來稱賢守者二皆敝邑人前有趙登後有岳璿竝以循良稱雖婦人孺子至今猶能道其事吳興語曰賢守趙岳治行卓犖蓋當時行久任法趙守郡十有七年而岳則滿九載始遷去是故各成其名漢王嘉謂孝文時吏居官者長子孫以官爲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各安官修職莫有苟且之意其有治行課最者輒以璽書褒獎增秩賜金亦不遽遷它任以重斯民之去思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東都以來數易守宰而朱浮左雄輩屢懇懇言

之可謂達治體者顧此法今不行久矣坐是民愈困
瘁而良吏鮮聞於世有由然哉

嚴州府知府徐孔奇傳

嚴州府知府徐孔奇江西豐城人由進士擢刑部主
事未幾改北京行部又調行在刑部以清慎公平著
稱陞嚴州府知府布衣蔬食如未第時而愛民如子
惟恐傷之建利去弊夙夜惟勤屬官之不能者教之
不善者諭之速改未嘗輒加之罪有君子長者之風
焉吏民戴之殆若慈母宣德八年春來朝以寒疾卒
於京師

紹興知府馮君敏墓志銘

王直

宣宗皇帝在位之九年勵精圖治最重郡守之選有缺則詔大臣三品以上舉賢而任之於是馮君自禮部員外郎出知紹興君儀觀偉然才氣英邁壯志亦欲自立於世到郡適大旱君曰民病豈有大於此者卽躬走羣祀到禱篤精竭神冀有以慰民望逾月以疾卒初民知君之愛已矣亦莫不愛戴君而竟未及有爲此其可惜也馮氏家武昌蓋宋太子少師贈司徒謚文簡公京之裔廣西路同知良鄉威順王參謀昇之贈禮部主事伯淳則君之曾祖祖父也元末昇

之避亂居永豐之秋田以卒伯淳幼孤鞠於劉氏因
冒其姓君貴得封贈其親始復姓馮初伯淳以通星
曆被徵來京師君在侍予時濫官翰林以鄉校故數
過伯淳已奇君而君方從丁季恒受易永樂辛卯領
鄉薦明年壬辰禮部會試予專考易卷而君中教官
選予自恨失之然君亦不肯就請卒業太學乙未春
太宗皇帝親策士予備員讀卷殿廬得君所對策
而次第焉君遂成進士奉命賑河南饑民措置有法
人無孳死者擢行在兵部武選主事以親老求往南
京理武臣勲籍以便養遂以父喪歸服闋來朝會大

舉北伐擇能臣督軍資後期者斬君當往大名而給
事中與期促君廷辯之詞理俱勝 仁宗皇帝在東
宮監國是其言命更之事如期而集改禮部儀制主
事丁內艱起復職如故尚書毗陵胡公最愛君奏以
爲員外郎宣德癸丑少保黃公與予奉命考禮部會
試士君蒞事其間朝夕勤甚然以故舊欲予少撓以
徇人庶幾遠怨予雖不用然知其老於世故非予所
及也其在儀制久於禮文之事無不知時有建議欲
武人子弟皆就學君曰是使知忠孝之道也力贊胡
公請行之又欲輯今所制禮請頒中外未遂而有紹

興之命以君之才使得永年亦將何所不至哉而止
於四十六君初名智安 仁宗以 宣宗嫌名賜名
敏少傅西昌楊公字之曰欽訓欲其祇念不忘也今
宸翰尚存而欽訓不可作矣嗚呼惜哉

温州府知府劉公謙傳

李 濂

劉公謙字自牧其先由北平徙居祥符曾祖彥和祖
士弘在勝國時俱隱德不仕父源素稱長厚嘗行道
見一婦捧盥槃覆水于街遺金鑲二弗顧而去源拾
而還之後以公貴贈行在山西道監察御史公生於
洪武己巳自幼舉止凝重異羣兒祖母于甚鍾愛之
疾革命源於榻前指謙語之曰此兒器質不凡它日
必光大吾門汝宜及時擇師教之語畢而瞑是時公
甫十歲父奉遺命惟謹年十七遣補郡學生劬書攻
苦永樂甲午領鄉薦辛丑登進士第奉勅給餉關陝

暨諭祭秦邸事竣還朝適洪熙改元乙巳復奉命鳳陽諸郡纂修 文廟實錄宣德改元丙午授陝西醴泉縣知縣以廉惠稱丁未父歿守制還辛亥服闋被薦擢行在山西道御史兩以其績考于部臺俱上最時浙東平陽銀冶往往爲人竊發互相讐殺封域弗靖朝議推風力御史按之公被薦往至則撫窮民禁奸宄其惠遂息且其地與金鄉磐石等三衛隣居民素被陵轢莫敢誰何公以法繩之不少貸境內肅然又壤接閩括健訟成風獄事蠲與公聽斷明允風亦漸革乙卯冬溫州守何公文淵入爲少司寇適 英

廟嗣位改元正統丙辰春二月詔若曰朕祇承祖訓率循舊章敬天愛民罔敢少怠軫念民艱責在郡守務求得人期臻至治在京堂上官其各舉所知以聞於是少司寇文淵特薦御史謙爲溫州守代已制曰可是歲冬公抵溫州廉惠如在醴泉時嘗語人曰守與令雖官階小大不同皆職民牧赫赫爲威民不近也察察爲明民罔容也平易近民守令之道也人以爲名言丁巳夏旱甚公率僚屬齋沐禱于龍湫免冠跣行五步一拜暮抵神祠禱畢俄陰雲四興大雨如注歲大熟一時名勝如大學士黃公淮狀元周公旋

虞衡錄 卷之八十五
輩咸賦詩頌公癸亥霖雨壞稼公祈晴復應有鹽運使王某秩滿而去舟過括灘夜被盜劫誣逮平民若干人公禱于城隍之神頃之罪人斯得開釋無辜公治郡善政甚多丙寅滿九載將考績北上適母王孺人計聞公守制還哀毀成疾丁卯閏四月歿得年五十有九歿後乃有福建右布政使之命公孝友寬簡平居寡言笑外無矯飾性惡侈靡服食尚朴儉持正侃侃人不敢干以私予鵬成化乙未進士官吏部考功主事蚤卒

論曰正德辛巳余竊祿東海上而台溫其隣壤也公暇嘗爲赤城鴈宕之遊一日宿能仁寺偶會永嘉一耆宿張燈夜話耆宿爲余言其故太守廣昌何公文淵祥符劉公謙二公之宜民也余因細叩之耆宿曰何冢宰之知溫州也在宣德五年庚戌實左都御史太康顧公佐劾薦在任僅五年乙卯五月浙江左布政使閩中黃公澤以何治行聞于朝 宣廟賜璽書褒獎增秩二級掌郡事如故命未下而禮部尚書毘陵胡忠安公澐薦何宜大用乃擢刑部右侍郎 英廟嗣位改元正統命何舉賢自代何颺言於朝曰求賢知溫州無如御史劉謙者蓋劉嘗監銀冶於溫之

平陽既廉且才何親見其行事故特薦之朝議翕然稱愜厥後劉知溫九年政蹟卓異知人之明何公有焉嵩渚子曰古之人有舉賢自代者如蕭何之於曹參丙吉之於杜延年于定國呂蒙之於陸遜周瑜之於魯肅王旦之於寇準咸樹立勛名不負所舉何冢宰之於劉自牧亦何忝乎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識治體者苟能修明先朝舉賢自代之制請而行之必將有不忍奇寶橫棄於道側者矣

處州太守李君信書

表

王直

李氏世居泰和南岡里蓋唐西平忠武王之裔元栢興路同知英叔英叔子皆春皆春子南安推官如春如春生伯昂則君之高曾祖考也伯昂娶胡氏而君爲第三子在元李氏以貲富爲大家經亂盡失之君幼從父學雖貧而器宇偉然英敏出儕輩旣長學日益進連不得志於有司洪熙初以賢舉授清河縣知縣清河縣小而當衝要官船餽運赴北京者日相銜役夫動以千計前之爲縣者不能辨言於朝得沐陽五百人爲助然去家遠窘於衣食至是君請以清河

人代之而令彼代輸清河浮征三之二兩縣皆便焉
官船主者每以役夫善逃爲名收其衣資掩有之役
夫有寒餓死者君命各爲牌書其目納於主者收放
以牌爲驗害乃免清河民好乘夜縱火或發塚以逞
忿君爲教戒之詞十三條俾各里書於大牌篤實者
掌之每朔望警訓焉且令書其民勤惰善惡以聞俗
爲丕變宣德中歲旱民艱食飛蝗蔽天君禱于城隍
神而蝗不入境滿九年用禮部章侍郎薦陞知蘄州
清河民五百餘人詣闕乞畱命以知州理縣事縣民
有湖田數百頃淮安衛卒奪其利民代輸稅者六十

年君爲奏之詔覈實以還民民有因饑攘人一牛
食之事覺御史以爲強盜一家應死者八人君曰以
八人償一牛可矜也言之 上六人得免死畱守衛
卒有姬泰者自福建還挾重貲爲同舟所害過縣以
病死告冀得公文以自掩飾君疑不予使人廉得實
發其姦舟人皆伏法清河在兩京間東南之人所必
由道死而不葬者何限君憫之鄉民有應役于官而
需次者日遣十數人給米一升俾收遺骸爲三大塚
葬之縣民有事不遣卒追呼但與爲期皆自赴有爭
訟者以理論之令退省以俟命多感服而罷治清河

凡九年視民如子淮水屢漲淮民絕粒君亦屢請于上官願及時賑濟若俟奏報民殆盡淮民賴其惠歲饑民無以輸稅而官府急催科淮南北之人皆鬻兒女以應君又言之上官當緩催科急賑濟以固邦本淮民兒女皆得完於是皆愛君如父母丙寅詔舉賢爲郡守刑部尚書山陽金公以君薦命知處州使者持符至清河俾卽上道一邑之民無少長愚良皆流涕願畱而不可時處州亢旱君至而甬民大悅進耆老問風俗禁民間生女不舉有喪不葬而焚棄者擇城北閒地數十畝爲義塚葬遺骸凡無葬地者皆許

葬其中民大化服方詢察利病次第罷行之而疾作矣以正統丁卯五月八日終于官舍年六十三蓋在郡僅踰月而已凡諸同僚及郡之士民感君之德而服其教哭之皆哀謂非君之不幸乃郡人之不幸也君事親孝當貧時授徒以資養甘旨不以進不先嘗父卒葬祭必以禮而事母尤篤嘗迎至清河縣就養忽得風疾君每出臨政戒妻子謹護視歸則躬侍左右進湯藥夜臥榻前承候起居踰年不少懈母性嚴多躁怒怒則益恭衣冠跪以聽至竟日達旦怒解乃已兄弟相友愛平居惇睦無間言

杭州府知府胡君濬墓表

魏驥

公名濬字源淵其先浙之江山人至曾祖始遷今江
右之鉛山子孫遂以鉛山爲定居焉曾祖祖父皆有
隱德居于鄉君年十三膺推擇爲邑庠弟子員性穎
敏刻志于學甫冠中江西鄉薦明年赴會闈名在乙
榜例授校官以年少辭願卒業太學俟再科未幾登
第二甲進士出身蒙授主事自刑部而禮部自禮部
而工部凡歷三部所歷皆卓卓有聲至拜勅命旌
之贈封及其父母妻室天順改元膺近臣薦陞今知
府惟杭爲浙之劇郡人多難之而君之爲也則從容

不迫若固有之於庶務之來必審其緩急察其重輕
不爲威惕不爲勢疚惟主之以公行之以恕在必期
其有濟而已不半載致有事輯民安之效由是賢能
之譽溢于遠邇若闔郡之民罔不舉手加額愛之猶
父母仰之猶神明焉久之躬行屬邑以察民之利病
時值久旱行次新城見其田疇乏水灌溉者彌望君
乃登山盤桓周視得其五里之外有水可引爲濟特
限於陸地不能致耳君曰地必有主特名其主諭以
引水之由民咸歡然曰府公欲地開渠以濟吾民吾
民其何敢吝其地不爲府公開渠以濟吾民乎君卽

名民欲其利者於地開渠田遂得水禾稼以蘇是歲
致田大熟民感其惠名其渠曰胡公渠及次富陽其
田乏水亦猶新城君相其地上可引山泉下可引江
水乃名民致牒一所而時其蓄洩於旱不至于乾於
澇不至于溢於農殊便民亦感其惠名其牒曰胡公
牒至若新城有唐許遠忠臣之廟錢唐有唐刺史白
居易宋知州蘇軾處士林逋三賢之祠其祠廟歲久
傾圮君聞之曰是有關於風化者吾之責也卽出已
俸爲倡率僚友及好義之士伙助修建至于一新以
聳士民之瞻仰郡有老姦宿蠹武斷鄉曲者悉禽獮

虞衡錄 卷之八十五
而草薶之以除其爲民之害於是聲徹 上聞當述
職于朝蒙 錫宴禮部至有織金襲衣寶鈔之賜以
寵異之焉

溫州府知府蕭公鼎基表

周洪謨

君諱鼎字伯鉉潮州海陽人曾祖諱名祖諱苗考諱
承俱獨善弗試母許氏伯鉉爲人清慎有節義閨門
嚴肅志崇儉素不尚浮侈自幼穎敏入泮宮治四代
書銳意績學凡官府勢利之門足跡不一至鄉居距
溪澗遠募工鑿井衆皆賴焉自奉雖薄而族黨親友
有急則賙之無少吝歲庚午領鄉薦來會試途遇有
攜妻傭車赴京者其夫候驛過文至而車行疾追不
及遂相失在後者數日其妻少美伯鉉防禦之甚嚴
同行者無敢凌及抵京夫始追至妻泣訴曰微大人

虞徕傳
妾身幾失所且死矣其夫感德執贄懇謝不受甲申
登彭教榜進士授工部主事往遵化理鐵冶冶所素
弊甚多額課常欠又有青爲害伯鉉盡祛其弊蠹負
課遂克且有羨餘其恠亦息三載秩滿改戶部主事
出理德州軍儲慎蓄積嚴出納德人多其能久之陞
員外郎往督江西福建供應之未完者所至餽贈秋
毫不受兩藩諸名勝皆重之不數日事竣而還吏部
薦知浙江温州府事治溫歲餘疾作懇乞歸就醫藩
憲大夫畱之不得乃爲達諸吏部始得歸暨至家終
於正寢得年五十有六溫人哀之於乎伯鉉粹德君
子也其所守足以勵人俗其所蘊足以理邦政而天
不假之年可悼也已其同邑戶部主事陳軒舊僚山
東僉事劉寅慨失良友乃爲求予文以表其墓

溫州府知府文林傳

文林字宗儒湖廣衡山人直隸長洲縣籍成化壬辰
進士授永嘉知縣法度顯明強右拘攣值市舶太監
兄弟鴟張爲民患以計擒禁之卒庾死而風岍峻峭
不與世波人多忌之後改博平益挺直自將灑脫塵
網其縣齋題詠有官貧自覺身無累謀拙從教俗取
憎之句益自道其實云政成擢南京太僕寺丞滁地
佳山水歐陽文忠遺蹟所在多題詠與李東陽吳寬
莊景諸公寄僧倡和幾百餘律東陽有夢中顏色見
猶真并儘有餘才供世劇等句所以期待者不小時

草場多被豪強侵占具呈兵部清查畝數給耕種課
 租以助買馬支用又因寺政廢弛南京大小教場把
 總劉鐸黑亮等將印烙馬匹虧欠累催不行送印并
 鳳陽等府同知等官翟總等抗拒不服故違事例俱
 奏送法司并巡按提問於是各府州縣咸奉約束會
 服憂致疾棄官歸田 特詔督辟陞溫州府知府至
 則平市價程徭賦使貪漁斷割羣息咸植又明敏風
 生照徹幽暗元旦有人被殺死者其家赴愬乃禱之
 于神夢鷹三雛被風翻巢墮地心計郡有潘英者殺
 之訊執遂服眾稱為神明未幾卒于溫篋中無一溫
 物士民多哀誄之林學術優明精皇極數多所自得
 詩學陶韋不雕刻煅煉有文溫州集

杭州府知府呂公夔墓表

崔銑

弘治辛酉予遊太學廣人梁宗烈與予善宗烈亟稱
 永豐呂祖邦曰明爽有氣節能效唐人為詩已而予
 識呂君又得其經學其研究精密會意註外經義簡
 明發越無他長語時 孝廟有道之朝卿大夫怙恩
 耽寵耄不知退清議鄙之呂君作落葉詩寓風刺曰
 千山落處偏於曉一片飛來即是秋又曰天南天北
 堪容汝莫送多情出御溝都士傳誦壬戌春試整菴
 公掄之作魁吳文定升其次卷魯文恪鐸也君名第
 九入對策賜第二甲進士八月授南虞衡主事分司

真州釐焚削冗因以抹荒貧民皆受分司顧役錢負
傭視其力以品其食不得籍記而勾稽之作義塚以
瘞殍已自蒞祭泣感左右益以其暇攻詩似唐王維
自題曰近知官舍清如水更喜官清水不如真州遷
員外郎又遷南文選司郎中予亦來爲封部主事與
呂君考覈詳嚴申敕典制劉鐵柯在司寇恃其奧援
凌壓諸曹嘗爲撥歷呂君移文責之人皆喜君之直
而快鐵柯之挫也正德庚午晉杭州知府杭自前宋
來爲佳麗地習尚奢逸遨遊無休時過客廚傳上官
供億曷有極限呂君一切裁削志在教化御史張承
仁恃才願使各司獨於君加禮御史他日告予曰呂
君不但氣不降而乃無隙偵之甫八月以憂歸丁丑
起赴銓將以君守寧國有仇家之訟君固請終訟歸
家其讎健險而所告事又糾焚織練踰年乃白君築
室山水之間遂不求仕已卯年四十八而卒嗟乎古
之司刑者兩造俱至王訊卽施或懲惡或白寃不踰
時而定示民以中吉也後世首鼠之徒持兩解之說
淹留歲月壯士負屈而死富人給獄而貧而造誣之
兇得志矣如呂君者邦之良民之主所須如水火而
訟久未白予時承乏太史未嘗不含憤疾言於當路

者而亦未之何嗟乎可恨哉

紹興府知府南大吉傳

南大吉字元善號瑞泉正德庚午舉人辛未進士歷
官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紹興府知府爲人幼穎敏
知學稍長治禮兼通易初以古文鳴世入仕尚友講
學探討日邃爲羣僚所推攝部中章奏事嘗條保定
釐革便宜四事及除京營士冒支糧弊十庫宦官以
惡金克賚典大吉折以法卽懼而易之在部所蒞有
聲章疏復逆得體上下賴焉守紹興時政修廢舉肇
造晦翁稽山書院萃屬邑髦士教之成者什九紹興
科目由此更盛死囚多官不能決者一鞫卽得其情

屬吏有被誣停官者特爲洗雪盡力陂塘備旱澇運
河爲勢家所侵疏而復之郡有越人大盜數爲權要
所庇悉箠死有學士侵王右軍謝太傅故地悉割歸
其主竟由是罷歸紹興士民垂涕若失父母歸構書
院以教四方來學之士出其門者多位至方岳文行
名世與人和而有容當官任事則毅然有執且性孝
友居喪執禮弟逢吉姪軒皆所教成立云所著有瑞
泉集紹興志渭南縣志

杭州府知府陳公讓傳

潘 墳

陳公讓字德光別號雲軒先世蘇之嘉定人曾祖大
一洪武初戍于淮遂爲大河衛人公天分高器宇英
邁剛正不阿疾惡太甚蚤歲遊山陽縣學由鄉舉登
進士拜寶坻令民俗健訟公聽斷明決羣惡竊視皆
遁去卒擒首惡寘之灑一縣帖然歲凶勸富民出穀
賑貸及歲稔如約給還咸服其威信陞尹宛平縣都
人倚勢包攬糧差積年殃民牢不可破乃均定賦役
公收糧稅權貴請託一切不行擢知杭州府息囂訟
均賦役抑驕侈敦薄俗境內大治時海勢漸內徙逼

海寧城部使者誦羣策莫能治乃請去城一里許開
支河築內堤延袤十里以寬制猛不與海爭利海果
至堤而止上下神其識鑒海寧人立生祠以祀省城
奸人多托權勢家避匿糧差悉查覈歸正無敢怙終
者大理卿夏時正居家挾老姦持上下官短長彊占
孤山三賢堂并祀田民田力奪還官給主夏銜之誣
奏勘官朱守孚不察其爲清白吏望厚賂欲妄加叅
論人心不平有二三義民潛欲出金賂之公聞之曰
吾本爲利民而今反不利不可竟被叅奏落職都御
史楊繼宗上章論救不報闔郡吏民冤號攀戀不忍
其去貧居二十年杜門不出一介不取予一刺不入
公門會赦復官病卒年六十八卒之日室如懸磬親
友治其喪事三十年後太僕卿仁和邵銳言于浙省
巡察祀于名宦祠過淮言于撫鎮應祀鄉賢祠而時
已祀矣可見天下之公也

太守郁公山傳

王健

太守郁公者淞華亭人也名山字子靜號水軒五世祖華五勝國時治家縣治東偏後子孫世守稱縣前郁氏云華五生原二高皇帝定天下原二躬受戶由占籍原二生駿駿生敏世有隱操而敏寬仁尤著里人目爲郁佛子敏生桂桂號雲樓卽公考以公貴贈承德郎工部主事配李氏封太安人公自爲童子時厚重不好嬉戲始受書於鄉先生戴汝高所日誦數千百言稍長卽能屬文有思致工部公奇之試補邑學生名稱已翹然諸生上矣然公志用世不屑章

句之學業寤寐良臣景行前哲嘗見世士大夫或詭隨以就功名慷慨歎曰嗟乎丈夫生值明時幸有官守之寄要當施教立政有以自表見顧可碌碌爲天下笑哉聞者已知其不凡正德庚午領應天鄉薦辛巳登進士第出宰龍泉龍泉故山縣習不嗜學公至首選教其子弟子弟感奮乃咸斌斌嚮風矣民或匿負公稅累糧甲賠贖公籍其名下令曰亟改而過自納不自納者罪無貸民懼爭自納糧甲始寧有周馬良者獷獫之徒也因縣介閩越間工盜礦捕之急卽狐潛鼠伏遂峒間朝沒夕出歲以爲常閩部使屢檄

浙部使未獲且憂爲亂公以片紙招出之竟伏於法處州縣時最稱龍泉縣治二部使因共疏薦吏部議才堪調繁例調知臨海縣比行龍泉民惜其去老弱相率趨而送臨海又幸其來亦相率趨而迎公在臨海彰善懲惡興利除害如治龍泉鄉大夫有改吏曹者衆意公待之必有加禮或使人覘之禮如常衆嘆服不敢復奸以私台州時又最稱臨海縣治竟任遷工部主事民攀畱不得因畱其靴未幾移司抽分浙江是司歲多羨額吏因緣爲奸公始創立簿籍以府幕一人者監收收畢日寓府庫自是奸無所容用著

爲式復命陞員外郎繼陞郎中改刑部久之出守溫
州命下所善朝士馳說曰溫城故號樂土乃今事多
掣肘而君又不諧世調此所謂持方枘納圓鑿者也
願君辭毋行公曰不然吾聞盤根錯節利器斯見坦
途安道跛足能行吾將以此自卜矣而使吾辭其難
後來繼吾者又辭其難則溫寧當卒無守哉遂趣行
下車與所屬五縣爲約十條曰清淹禁曰革積年曰
禁科買曰止供席曰正出納曰免罰贖曰別善惡曰
禁淹育曰時嫁娶曰禁浮屠政以身先俗爲一變是
時元輔張公雖歸 天子嚮用之意未衰而張公又

生貴甚自部使以下望風爭趨俛眉承睫不可形容
公獨處之以禮不爲少屈張公於郡城建勅賜寶綸
樓因大治第宅小民供役日以千數富者率編使督
工勞苦倦極嗷嗷無所呼天公旣委曲斟酌歸於節
省民稍稍賴以安而張公又求廣基地強市買不已
公駕自往止之曰夫居第當傳子孫公今移易幾何
家匝垣里餘矣而意猶未足殆非所以善後且公居
朝嘗喜稱伊傅周召之爲相獨奈何所以處家者顧
出蕭何李沆下也張公怒作色公不顧而出地亦迄
不再廣或謂張相國且暮被名復在日月之際君勤

苦半生甫得一郡而故爲相提有如他日相國整君
得無少非計耶公笑而曰夫人生進退榮辱皆有定
分卽如子言吾便葛巾藜杖浩然而歸當何所損子
視郁子靜豈驅赤子獵浮榮者哉而公雖面折張公
然旣退卽絕口不出一言嘗與同列晏坐有一二素
附張公者阿公意故數詆訾其短爲嬉笑具公正色
曰君何不存大體劾兒女子暗中反脣而又過當吾
睹此公天性峭直心無城府山川猶可以爲善其遂
犯盛滿之戒滅挹損之風沉溺昏迷不自鏡見正緣
人承奉之故耳假設吾儕能共持直道相左右者亦

未必至此也言者愧焉初部使微受風言又自害公
將疏劾之旣而廉知其政乃大悔悟因更以才賢薦
矣公治溫二年以痰疾暴卒年五十有六卒之日五
邑士民驚號悲泣如喪父母比櫬發奔送者塞道有
老叟十餘輩自山野來人齋盂飯匹帛跪攀而曰郁
父郁父吾屬方幸沾濡德澤何溘然棄我化去也乃
奠且哭涕下淫淫而退其爲人追愛如此故迄今父
老有談及公者輒嘻吁太息不能已云公風範端凝
志節堅定人始望之若不可近久信其長者咸願托
交驩平生歷宦途第思報國其視功名之際若浮煙

流埃不足控揣尚書久菴黃公嘗稱曰遇人以誠是非毀譽惟其公無面從背毀又曰知守而愛人信今之廉惠吏也侍郎省齋陳公曰見道分明獨行不懼凡所當爲者利害死生以之故能不疚於利不惕於勢後二公以是著於碑誌篤論君子皆以爲然公櫬歸之明年葬於祖墓蟠龍塘西原是年溫士人請於督學先生奉入名宦祠而泐亦奉入鄉賢祠 鶴泉生王健曰夫自敦龐之世遠偷薄之俗勝士大夫立身行已譬猶流波之趨下靡得而障防云余讀漢匡衡之書至所謂勇猛剛強戒於太暴仁愛溫良戒於

無斷竊嘆人生易偏之弊久之則曰不猶愈於今所見哉順逆之勢一異蝨奮之態遽分郡邑之吏委巷微末肆意風行炎門烜赫迎旨草偃蓋已併其偏者亡之尚安望其全乎揆所由從彼其中懷機詐速化以求濟其欲也夫郁公者忠信誠慤不爲誕美虛飾其所主本者視於人遠矣故能恬於勢利無有貫繫隨心應物時措皆宜觀其臨民之際專務德化筆朴鮮施似於行以柔道至其不加禮吏曹不屈志元輔堅持奉公之節力挽易頽之風何其壯也斯謂知柔知剛全德君子者非耶

招寶山重建寧波府知府鳳峰沈公愷祠碑

張時徹

招寶山故有太守雲間沈公祠云以兵興毀已而夷
患殄滅海宇寧晏氓黎報功乃祠胡令公乃祠譚海
道公逾數年乃今都督劉公顯用鄉之縉紳先生及
長老諸生議復祠沈公祠旣成少司馬范公欽憲副
錢公嶧別駕包子大魁叅軍包子大中郡縣學諸生
盧子叔麟李子賢沈子明臣十數輩儼然造焉丐余
文碑之謂余嘗主復祠議且知公治狀甚悉余雖不
文所以復祠之議不可不使之章白于世故不讓而

爲之碑曰余於沈公之守寧也有餘思焉其去寧垂二十餘稔謳歌於五邑者猶一日茲詎可以倖徼乎其祠於寧者三蓋皆報當時覆露之德也惟茲寶山之祠則尤不可已何則昔霍氏之謀漢也當其事未發時有茂陵徐生上書言之宜少抑制帝不以爲然後其勢漸逼其謀漸著然後力起而誅之乃大封拜其告奸者而前所上書茂陵生不與焉故人有爲諺以聞者曰焦頭爛額爲上客曲突徙薪無恩澤乃始求上書徐生賞之事故有然者而今茲舉也得無似乎當嘉靖壬寅癸卯間漳閩之人與番舶夷商貿販方物往來絡繹於海上其時邊氓蓋亦有闌出入者公方爲厲禁犯者輒置重法無遺誅矣適武人有欲立功邊徼者以虛聲鼓上聽當途柄兵之人亦皆好爲生事輒議兵勦焉公獨憂形于色上議沮之其略曰海上之患方以番舶爲甚然其所欲不過與地方人負販貿易務違禁網物取息幣耳自愷蒞事以來問死刑軍徒者不下百數十人今亦稍稍輯矣然通番非盡從夷之人番貨非卽殺人之物通番下海雖在不原各有定律要亦未應盡誅也今欲不問所從來槩名曰賊遽爾兵之恐非所以協議安衆也夫六

月行師兵家所忌師出無名事故不成今海上船止
六七遽興大眾卽發軍衛巡司義勇漁船盡民以逞
萬一無良竊發嘯聚山谷又不知何以應之况海船
非我敵明甚我衛所哨軍要皆貪生畏死之人綿力
薄材不諳戰鬪癸未倭夷之變不聞遣一卒往歲倭
夷且至徵兵應調逗留不進諸號爲統領率皆立馬
股慄後出死力調度幸爾散去且軍衛世受國家豢
養顧不能奮一旦之力有事率委之義勇漁船夫義
勇乃市井之徒漁船皆網罟之輩平日旣無祿于官
又無忠信之結一旦驅之死地其能不舍舟而走者
幾希且海船利于水戰步騎利于陸陣此不待智者
而後明也譬之飛蜂有毒來則撲之入其窠而擾之
無乃甚辛螫之禍乎且其懸隔海島豈能飛渡橫行
爲今之計合無明示憲諭道之禍福速之出境上也
其次莫若督行備倭把總出海官兵于關津要隘之
地嚴爲防守不得登岸地方奸販之徒不得下海則
糧盡計窮自然遠去如有探知來歷陽爲防禦陰與
交結故縱者依律法之則慎重而威不褻令行而下
不擾矣愷職司民社恐平民無故緣兵以死萬一差
跌則損國之威示人以怯彼將肆然無忌厲階自此

長矣愷不敏不敢不冒死言之其官軍果有能出奇
定畫不費府錢不擾郡民生擒于海獨立偉功此又
不當以常格論者議上當事者不聽遂出師衆果大
潰海道公僅以身免其後番舶主如王直陳四盼許
二輩輒露刃坐乘舟直入定海關要索酒米牛豕諸
物貨而有司一不應輒大譟不已蓋不三四年而東
南之禍起矣使當時用公議不輕出兵以挑之惟一
意修內治彼必畏讐不敢動豈能盡知我虛實肆然
無忌如入無人境耶乃今祠胡令公矣祠譚海道矣
蓋焦爛之功靡弗酬也而曲突徙薪之策公實有焉

茂陵徐生之賞可後乎禮曰先王之制祀也法施于
人則祀之若沈公者謂法施于人者非耶祠在譚公
之後而胡祠又後數十武祠之費寔出劉將軍別駕
方公藻以視篆定邑與有力焉定尹魏君尚大適至
共落成之系之詩曰寶山崔巍殿大邦海隅之東瞰
扶桑洪濤春天白日黃巨鰲負極虹爲梁飛甍雲矗
三公堂前譚後胡公中央公來刺明二紀強德星垂
耀流耿光海氛昔起自微芒我公炳幾灼先防黑風
黯慘吹挽搶武人微功弧矢張公乃奮筆騰言昌上
議不聽尸橫疆東南血染山河長 天子赫怒胡譚

楊波寧海定烟銷狼公言得用無死亡公言不用罹
禍殃追公祠公獻蒸嘗願公鴻名垂大荒皇明之祚
永無疆千秋萬禩貢越裳公祠奕奕海泱泱三公騎
龍共翱翔

紹興府知府岑用賓傳

順德縣志

岑用賓者葛岍人也字允穆父萬字體一進士官河
南右布政使所至以清謹稱用賓父雖方岳謙約若
家人子成進士推官衢州母喪服除補池州景王歸
葬供張辦給事南京戶科縮六印多所論奏崇經筵
購典籍議從祀擇師儒舉遺逸其大者嘗劾福建督
撫汪道昆曰道昆監軍閩中爲軍窘辱遮畱兩日夜
所以得脫者臣不忍言之也今晉都御史督治之如
以羊牧狼外見輕忽内生疑畏兵符上之所賜以
指帥命衆也移軍不奉而行委於婢子家人失火遂

致焚燬海寇吳平蹂躪我邊疆係累我民人虔劉我
官校虜我卒五百斷趾遣歸恥辱我道昆一策不施
徒置酒烏石山平遠臺與客爲長夜之飲袒露跳梁
比弄歌兒羞汙印紱所徵東陽戰士材官隊長悉從
貲得羽書交馳孰能窺左足而先應哉闢葺淫貪不
宜久握兵柄爲國患害道昆坐免大學士高拱儁材
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內或迫慝猜忌隆慶
初爲給事中魏時亮所劾而御史齊康又劾大學士
徐階 上皆不問用賓乃奏言兩人日侍左右心孰
邪正行孰臧否量孰廣狹豈能遁逃又正劾之曰高

拱文章雄俊策畫卓詭臣豈敢誣第其剛愎自用苛
刻立威無纖介愛利之風意思文深決非端人小則
殃民大則誤國雖曾授經臣子常分何足稱伐乞令
致仕以杜厲階拱亦全進退之節不聽用賓居諫垣
三年據法以彈其所貶退皆應令惟汪道昆有文爲
海內操觚之士所歸拱柄臣死生榮辱在其呼吸莫
敢有犯之者用賓不縮胸故直聲籍甚亦以此出守
云其治紹興持大體不苛細爲條教使木鐸以徇務
在以德化民入覲謫丞陝之宜川猶尚以前過也至
踰月卒葉夢熊時言邊事謫丞邵陽經紀其喪友人

太倉王世貞哀其遺文梓之初用賓嚴事南海曾應
珪應珪嘗戒之曰材美易折玉美易缺予不能從子
而翱翔子亦思免於難後用賓赴謫乃嘆曰昔慚柳
下今愧應珪應珪內朗風節特峻故沉冥以混世益
柳下之流

衢州府知府韓公邦憲墓志銘 趙鏜

郡守湖南韓公蒞衢三載忽以萬曆二年六月二十
日告終五邑士民哀痛如喪父母兩臺暨藩臬諸司
咸咨嗟如喪子弟鏜於公有師弟之雅往哭之慟其
弟上舍邦本君以墓銘請余不忍辭也公諱邦憲字
子成別號湖南先世河南人宋南渡時有諱四六者
來家溧水之鳳皇山後析其地屬高淳遂爲高淳人
高祖愷曾祖億潛德不仕祖烈贈知府父諱叔陽別
號鳳橋任終湖廣按察司副使娶恭人黃氏而生公
自少以奇童稱嘉靖壬子余督學南畿一見其文卽

許以決科時齡甫十二後中戊午鄉試次年登進士
時相國者欲引入館選公雅有遠見堅不赴授工部
屯田司主事適大內工興夙夜事事不聽中貴請囑
所節省甚多暇日與同儕購十三經註疏二十一史
沉潛玩索而於國朝典章制度考究尤精大爲尚書
古和雷公所稱許甲子轉虞衡員外乙丑因念二親
心動得告歸省未幾鳳橋公黃恭人相繼卒公居喪
哀戚曲盡孝道而於鳳橋公所置義田義倉尤績述
不怠時給諫鄧公楚望謫高淳行文田均糧法大率
多本公議其兩臺所均官田之重稅減湖田之賠糧

暨應天府所減多徵料價歲省八邑銀米不下五六
萬石則公倡義之功居多焉家居八載澤及鄉井不
可殫述服闋出補刑部山西司郎中旋領衢州初至
問民疾苦首陳八事曰明大義曰明職守曰實節省
曰復成法曰議賦役曰講實政曰廣儲蓄曰修武備
皆本經術遵舊制而酌以人情土俗鑿鑿可見諸施
行其爲政務崇大體嘗曰獻民者邦之表率節義者
邦之廉隅乃祀漢龍丘長宋趙清獻以仰高風旌孝
子節婦以勵流俗禮隱士高賢以獎恬退又曰人才
者邦之楨幹興革者政之大端乃捐已俸以供生徒

之會僉絹戶以消機匠之奸覆運米以省軍士之賠
清羨金以抵額外之徵其他事不勝書其大者則兩
浙賦役全書是也他其最所畱心者衢之輕折米爲
隣府所借一萬八千五百石方急擬請還以備災荒
而疾作不遂矣當道稱公有邁往直前之氣有憤時
嫉俗之心有濟世安民之才有考古證今之學真不
誣云公儀容溫雅性氣寬和與人坦夷徑直絕無喜
怒成心學術正大心胷開濶常以古人自期待而天
下事無不理會隨其所扣滾滾不窮天資穎敏每日
觀書多至寸許而

終身不忘所作詩文多不屬草惟
手錄皇朝列卿年表尚未脫稿云

杭守方思善揚傳

汪道昆

思善者方太守字也思善旣成進士起家陝州歷南
京戶部尚書郎坐譖以隨州左徙廷議卒直思善不
旬月而貳秀州會浙軍民譟部中擢杭州太守思善
官太守矣系以字不以官重思善也新都故多顯者
千乘如林自文公起紫陽五百年而有思善志在千
里中道而瘖假之以年瞠乎其後重思善重新都也
始思善力明經勞且嘔血病甚封大夫戒勿勞自惟
生人之不朽者三顧所立何如爾立則其人也死也
猶生也否則其人朽矣有生何爲人夜愈益孳孳病

良已及其自丞而守也狗二郡而勞有加邁嘔血如
初不得告幸而予告旋即首丘語有之士先志官先
事思善務焉事半而齋志以終惜也初贈宜人黃有
身隣媪夢龍降于庭而舉思善始學書數則以莊憚
其師居則憚同羣出入則憚諸少師卽父黨遇思善
必正容故以幼清見奇稍長默默舉宗目思善安得
綿叢老生思善益莊擇地而履邁喪王父母幼而盡
哀旣居母喪哀踰王父母其中骨立外飲泣以安封
大夫旣婚猶侍寢牀下命歸子舍挾日而夕二三旣
貴亦如之禁之不可封大夫就畱都舍僅四壁以居
乃就思善言仕則人人饒矣問而官則大夫也而胡
獨貧思善拊身而對曰揚寧患貧天祚吾家厚矣自
曾大父有積行大人世以勁正長厚繼之概諸躬行
諸儒不及自揚起儒術子姓殆將以佔畢承家五世
專門何論裂土彼儻然者糞土也揚何有哉封大夫
躍然起曰吾猶故吾終不以家食故而唾清白行矣
先是思善講業靈谷聞三從兄忠寢疾將終則自秣
陵來奔幸猶及斂拊棺而誓曰余鮮兄弟猶幸以手
足戚二昆伯兄棄余余之身則兄之身也所不母視
寡子視孤有如此木尸聞而盱乃瞑終身不食其言

忠弟廉死宛陵廉亾後哀之甚旣而亾忠子時敏拊心而慙自傷天乎不欲卒吾爲德則皆易地如羸博樹墓而爲之銘思善守官晚秋毫若塗炭出舍不持一器俸入不浮一錢再居州皆入覲則稱貸以共資斧陝五十緡隨三十緡蓋居陝三年猶取諸俸餘以往隨僅六月故四倍之自陝入朝余遣役夫爲御鴻臚屬糾外臣朱履者二思善與焉糾者持州大夫綦履而青何朱也卒下吏議當罰金蓋州人以貲郎隸鴻臚故不得請于思善銜之甚陰主之思善業已察其由置不辯及居南部則方子及與俱會大察方跡同舍王郎幸思善一言而解王郎藉江陵張甚則自其鄉沒公田若干頃私據之佯言爲社田贍諸不給抵思善爲文侈其事爲之彌縫思善辭以不閑大以爲望遂上書誣坐思善闌出庫金思善卽主語連子及則又以流言譏執政鄰疾以要必行三人竝從量移思善以隨州出矣諸郎靳思善君肉若骨若血君牙施報均矣思善謝曰非揚無良不及此子及之謂何子及笑曰脫不相及則沆爲不及君驩然而別浙漕卒饜諸糧戶不饜則譁監者亾敢誰何率以糧戶委漕卒思善往監得故狀宣言縣官歲漕用卒法如

行間請以軍法輸漕不用命者在軍正於是班漕卒以什伍進皆銜枚輸者亦什伍各負石如其班人至各以肩相授受終日而畢閭伍無譁軍吏眊眊無所發故以秕入激大農大農詰之則囂而愬秕由糧戶主由郡丞某等其無如第羣坐肺石以待命旣而部使者漕大夫發軍吏奸狀而東人德思善力爭之無何事解思善由由然任職端居自如失得不入於心故無憎喜及杭州力疾視事獻歲失囚或言守寬或言守病民間懼守將自及皆爲守危思善聞之引而罪已寬則吾心也誠不自知其過寬病將不支第不得謝爾旣而罪人皆得郡中益誦長者之言以德觀

思善者皆曰孝弟人也忠鯁人也之人也之德也其殆可與立者與嗟乎思善已矣陝州則分陝地也名伯甘棠在焉比年吏治弛而公費故羸法故削籍亾而田故不治賦故不均道衝而奔命故罷民皆窳而訟故煩農故惰倉廩虛而歲故無備干振廢而民故無良思善入境自裁冗費百金以示之廉繩大猾以示之法履畝均田經界則壤以示之核式廚傳格驛騷以示之共違農時而訟者加之罪示之力本而修和積穀若常平示之有備令出畢行惟盜爲患患禦

則樹木於塗以泥剽騎患竊則嚴警跡以彌作姦患
掠則立保甲以譏聚藪於是先之以明作繼之以勵
精本之以慈良持之以惇大民事舉矣形家圭測學
官水法不利積二十年所賓興詘焉乃引渠水通泮
池蓋鑿山濬流不憚征發以興大役會歲惡則出粟
以鳩工工不名而來民不賑而給庶民饗其灌庶士
承其流境內皆言伯則甘棠侯則甘澤功等爾則又
以士未知學則授之室以樂其羣士未知師則尸祝
先正先生以樹其表士未知誦法先王則篋遺書以
授其業士未知經術則爲之期會而躬課之以程其

能居三年士斐然嚮風且以三物起矣比治隨猶汜
陝也獨其城瑕隣金穴而生戎心登陴何恃居隨僅
五十日趣城隨完城而行民不知役秀州故連澤藪
謹備非常郡豪蔣伯良爲戎首納結諸巨室應援捷
于率然卽深求之負固城社丞以他事名之郡數其
罪斃伯良郡中帖然居民戶相慶也故事丞以詰盜
竝受民詞思善亟屏之此非吾職故事有所捕獲率
以贓噬子錢家乃悉名諸家籍踐更比月遞以一人
待命卽獲者當追入第奉命而索其讐市中大便丞
請繫爲令嘗津行赴旁郡中夜數十艇逆舟思善據

席而叱曰盜乎吾秀州丞方使君也艇皆羅拜請護
行前途或不利使君我等且以一艇先驅爾比還報
皆辟易乃辭使君思善手呼之曰來爾曹皆吾隣國
赤子也歸矣亟易業爲良有如異日者坐吾庭則吾
有三尺在今而後第受吾戒毋怙終羣唯唯而應曰
使君得天百神保矣我等幸得聞使君氏庶無獲罪
于天藉第令矇無死所矣今而後願受羣不逞之戒
毋夜行思善以七校故多材暇則進諸生與之講業
其間或抱高義卽未及門而愈急之嘗署嘉善則以
其邑當下流亟爲之堤以捍水患其後經野之令下

則郡丞董七邑之成丞出舍周行蓐食而露宿五月
而畢會嘉善之籍後至乃復檄丞勤事有加五日而
畢病矣頃省會之變或以爲張民而弛軍聞者效尤
而嘉禾守禦之衆盟矣丞立名首事者詰其由卽不
平則有司之平具在如之何以橫目爲從目哉威福
在朝廷毋干鈇質于是人人惴服退而稱神君以功
觀思善者則曰治陝能陝治隨能隨治秀州能秀州
所嚮必有功矣此其始發也當路而駕不亦滅沒乎
哉歎乎思善已矣昔思善治經藝屏陳言其曹率勦
說以爲雷同思善弗屑也曰旣灌而往芻狗安陳游

衍則舍黃山出王則舍靈谷人知其登高望遠踞石
漱流僊僊乎遊也不知其爲默存爲見獨獨觀昭曠
之原卽授簡成一家言一稟于心得及居郎署徧誦
六籍百家言道德則師心言文辭則師古文法秦漢
古詩法魏晉近體法唐要以論道之騁然中桑林之
舞於留都說焦弱疾於浙說宋以德袁儀卿顧思善
之言必有槩于中蓋金口而木舌者也凡諸眇論具
在伯子時化譜中大都默成者什三冥契者什九言
言旨矣嗟乎思善已矣豈其言與之俱朽哉思善內
直外方率以巖巖取重疇之三德其將疇歸乃今則
其進取則高明矣則其退藏則沉潛矣則其中立則
一歸乎正直浸假而畢其餘力寧詎知其所稅駕乎
所部大司馬張公雅重思善請紓之歿郡幸其平而
畢用之嚴太宰先世籍秀州籍籍聞思善謂守固病
其賜告而待之家外臣得休沐以歸自思善始思善
春秋四十有四病革正衣冠而終君子曰人亦有言
士固有志夫士尚矣聖亦宜然孔子七十而從心則
志學爲之本立者立此者也顏氏如有所立其三十
之年乎不惑則有定矣知天命則靜而安矣耳順則
不慮而得矣從欲而不踰矩則自得而逢原至至終

終莫非志也思善之明志庶幾乎彊立不反者邪其
語伯子過化存神則不踰之矩也窮神繼志其惟後
之人乎



